

王正顺：南通最早的门神坊

□ 姜松延



位于韩家坝的王正顺门神坊旧影(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)



南通木版年画



王正顺第三代传人之一的王福臻



百岁老人陆兆华与记者王达五合影于1924年,身后即王正顺大加官门神一副



20世纪50年代末,第四代传人王达才(前左)与家人在王正顺门神坊前合影

传家宝



曾几何时,每到新年将至,无论是通城,还是乡村集镇,一家家年画店里,花花绿绿的年画样张下,满是挑选年画、喜气洋洋的人们。及至春节前夕,家家户户,都会张贴春联和年画,营造出一片吉祥红火、春意盎然的节日氛围,也寄托人们对来年健康、喜庆、幸福的美好愿望。

早年的年画,曾以木版画为主。南通木版年画,即百姓惯称的“门神”,是南通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。关于其兴起,著名美术史论家、画家王伯敏在其1961年版《中国版画通史》一书中,对南通最早的门神作坊王正顺的开设有专门的记载:

一百多年前,南通有个王金华,本在(苏州)桃花坞刻年画,批购了桃花坞一些年画到南通出售,因为在南通的销路大,于是回南通独自经营开业,先是通过一个老师傅,偷偷地刷印了几份样稿带回南通,以后便慢慢地将营业扩展起来。

可见,南通地区虽早有年画,但多系来自苏州。而独具地方特色的南通木版年画则始于晚清,源自中国四大年画产地之一的桃花坞。至于王正顺“出生”的大概时间,除有研究者凌虚认为是在“太平天国”(凌虚:《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支系分布及艺术形式、风格特色》载《上海工艺美术》

2010年第4期)时期,即咸丰年间外,暂无进一步的考证。

综合有关资料,王金华系通州城北人氏,世居陈家酒店(四安镇旧称)西、野鸡桥北的韩家坝。自其开创王正顺门神店铺,开始用色版套印木版门神画后,本地年画也逐渐在通州城乡开枝散叶。据记载,解放初南通城共有唐德成、唐广泰和张永新三家门神店(均无刻工),全是从王正顺分出去的。

而王家也由此开始,世代从事这一职业。据姚谦《张謇与近代南通社会》一书记述,自王金华始,其中一支的王正顺字号共延续五代,先后传至子王禹铸(百岁老人陆兆华之婿)、孙王福臻(1866—1942,字成元)、曾孙王毓芬(1894—1975,字达才)、玄孙王逢吉(1916—2001)。王正顺年画套色浓重,有的还套金套银,以印刷神马和门画为主,因声誉卓著而颇为畅销,直到解放前仍拥有一定的销售量。据王逢吉当年回忆,王正顺早期雇有师傅五到六人,到其祖父王福臻时,工人就更多了。另据记载,“门神店的特点是投资大……但利润也大”,资金积压严重。“基本上是以自家的资本做门神,从年初五做起,大量存放,秋后出售”,因为该店名气大,所以也对外批发。在王逢吉经营时,王正顺一年用纸为四五十令(500张全开纸为一令)。

关于王正顺,著名美术史论家蒲松年

在其1986年版《中国年画史》中也有记述:“王金华首先在南通州四安野鸡桥开设了自刻自印自销的王正顺画店,后来又发展到三四家”。据了解,大约在民国初年,王金华之孙王振英因在四安镇河东(今香安雅苑小区路东)买了田和车篷,便举家迁居于此,并将手工艺带到了新园。久而久之,随着影响的扩大,这里竟成了一处远近皆知的地理标志,作为地名,“王家门神店”一直沿用至今。

解放初期,位于韩家坝祖屋的王正顺门神坊,随第五代传人王逢吉迁居通城,在望江楼继续从事年画制售业务。据现居四安镇河东、第六代传人王锡鼎回忆:“我家的门神店一直开到文革才被迫停业。清楚地记得当年用两吨半的水泥船装满了门神板子,送到大队部去做语录牌子”。歇业数年后,王家门神店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又干起了老本行,直到上世纪末,才因市场原因而终结。

更可贵的是,在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,王正顺后人也为之作出了贡献甚至牺牲。第五代传人、王逢吉之弟王明吉,从小边“放门神”(卖门神的俗称)边自学绘画和照相,并于1939年起在韩家坝家中开设“华明照相社”。在战争年代,他就为邹韬奋、梁灵光、周一峰、朱剑等革命人士拍摄了不少照片。解放后,王明吉夫妇又为抵通视察的刘少奇、胡耀邦、李先念等人摄影,留下珍贵的历史瞬间。此

外,王明吉还曾主持创建全国第一家县市级电影制片厂——南通电影制片厂,任副厂长(主持工作)。1958年9月,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并与其交流后,当面肯定并号召其他与会人员“向南通电影制片厂学习”。王明吉后任南通广播电视台副台长,系省劳模、省摄影家协会副理事长,但不幸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。其子王龙飞,曾出席全国民兵群英会,受到毛泽东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1943年腊月初十,王正顺第四代传人、我方保长王明山与其子王育均正在四安镇东自家作坊印门神,一队日本人冲了进来,将父子俩带走,打死在旁边的赵家油榨河塘。而王家后人王锡仁,从小就学习勤奋刻苦,后成长为我军的一位火控指挥研究专家。

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,南通年画的市场不断萎缩。在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,除了南通乡村极少数家庭,人们早已告别了曾经の木版年画。如今,已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南通年画,曾吸引当代作家、年画研究专家、《中国濒危年画寻踪:南通年画之旅》一书著者沈泓赴韩家坝村等地寻访。同时,因其所包含的审美观念、民俗民风、伦理道德等内容,以及对南通乡村特色乡土文化心态的保存,南通木刻年画已成为一种艺术品,越来越具装饰趣味和收藏价值。

(本文部分图片由王龙飞提供)

民国南通学生喜欢报考的上海高校

□ 何台

史海回眸



民国时期南通学生喜欢报考上海的高校,其中国立大学有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商学院、上海医学院、上海海事专门学校、吴淞商船学校、上海军医学院等,私立大学有大同大学、大夏大学、上海法学院、上海立信会计专

科学学校、雷士德工业学校等,教会大学有沪江大学、圣约翰大学、震旦大学等。

上海是当年全国拥有大学最多的城市。考入国立学校的学生,学费、杂费、宿舍费等全免。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,每人每月都能得到十余元的公费补助。一个月除七八元伙食费外,还略有结余。抗战胜利后,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大学生有优待,每天早上有大量牛

乳免费供应,可随意喝。除牛乳外,学校餐厅还供应馒头、面包、稀饭、花生米、酱菜、成套餐盒等。中饭、晚饭是八人一桌,米饭及四菜一汤,每星期加餐一次。这样的伙食,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,是相当满足了。

私立大学、教会办大学,一般都是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报考的。教会办大学对英语要求特别高,基本上都是全英语教学。以沪江大学为例,沪江大学及其附

属中学为全英文教学,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民国时期,高校实现严格的淘汰制。我有一位老师是国立上海商学院(今上海财经大学)保险系毕业的,据他回忆,当年他考取上海商学院的时候,班上有同学40人,而到4年之后毕业时只有10人毕业了,这样的淘汰率现在是不敢想象的。

病人的床上用得更多,今此俗已不存在。圆镜,是用于门头上的镇邪物,谓可阻止妖魔鬼怪进入住宅,更有甚者,配以小铁叉、小刀、剪刀等,今此俗偶尔仍可在有严重慢性病患者的人家,或是与别人家山墙、后门、烟囱相对的门上寻见。旧俗还有在镜子、铁叉的下面,再压上一张纸符或八卦的,今已不存。小扫把、洗锅把儿也是镇邪物,今农村年长者所骑电动车上仍可见到小扫把、洗锅把儿等镇邪物。

海安民间镇邪物

□ 程太和

江海风物



镇邪趋吉是民间重要的风俗习惯,反映着一种对邪物的畏惧心理和试图镇压邪物的期望,从中可以看出民间的信仰特点及对社会的影响。

海安民间长期流传的镇邪物随处可见。“泰山石敢当”立于村口巷头或庄户人家门口,旧传可以镇邪驱妖,以禁不

祥。据说此俗起于唐代,现今还有的人家将石磨、石滚等立于门前,以避邪气。旧时建房,在堂屋中柱上贴“竖柱喜逢黄道日”“上梁正遇紫微星”红纸对联,4个童柱(中柱两边的矮柱)贴“天高无忌”“地厚无忌”“阴阳无忌”“日月无忌”。这些可算是以文字写出的镇邪物。柱梁竖好,瓦工砌墙、盖望砖、盖瓦、做脊。堂屋脊子正中放一枚“正德通宝”铜钱(“正德通宝”铜钱是明朝的,到清末民初时已罕见,每枚值银元一枚以上),或放“太平通

宝”铜钱,盖在瓦下,用石灰封好。这铜钱是用来“镇宅”的。新房建成,择吉日进宅,在进宅前两三日在堂屋中放石块、竹篾、斧子、万年青等,此类物品可以“镇地”。朱砂、红布、红纸均是古代以红色镇邪的表现,今此俗尚有存在。箩筛代表“千只眼”,新娘进门用箩筛照一照(箩筛上贴红纸)可驱除新娘身上邪气(新娘火气弱,容易沾上邪气)。核桃、桃树枝、“太平通宝”铜钱还是用于蚊帐门两边的镇邪物,在小孩和老人、



难忘海丰围垦

□ 瞿光唐

日前,应南通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驴友相邀,我们前往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观光。

汽车奔驰在宽敞大道上,吹进车窗的风夹杂着海的气息。面向大海,浩渺的黄海波澜起伏,我心潮澎湃。50多年前,我曾在这片热土上,撒下汗水。往事历历,过电影似的,在我脑海里重现。

1970年冬,我随唐洪民工团队出征团结河海口北侧,安营扎寨,筑堤坝围海造田。

围垦工地场面壮观,红旗猎猎,人山人海,民工劳动号子此起彼伏。高音喇叭里,滚动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,还有电影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主题曲。整个工地就是一个沸腾的海洋。

海滩上的劳作,绝没有时下旅游项目“海上迪斯科”——踩文蛤那样悠然自得。围垦筑堤是一项重体力活。民工们或用铁锹挖土,或挑“泥络子”运送泥土。

挖土用的铁锹口宽约15厘米长40厘米,挖出来的土块呈长方体形状,大一点的重量大约30—35斤每块,每担4块,100来斤。从沙滩取出的泥土,运送到一二百米外的预定工段。围垦采取“人海战术”,挑担子的排队鱼贯前行,一百来斤压在肩上,必须健步如飞,不可停顿,否则就会挡道。挑担子爬坡难度大,海堤堆土高达四五米,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。脚下的泥土软得如同棉花胎,走起来特别费劲。一天到晚脚踩在潮湿冰冷满是泥浆的沙滩上,机械地重复着同样枯燥的动作,脚上的冻疮,在沙土上反反复复摩擦,刺痛感怪怪的。一开始看到大海浩瀚潮水时的兴奋早已荡然无存。放工了,我们忘却了疲劳,在民兵排长带领下,肩扛扁担泥络,一路高歌: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民兵收工把营归……”

涨潮了,大大小小的海丫子里突然涌来了海水,若不及时撤退,就会被海水吞没。大家拼命地与潮水赛跑,越过海沟,向老堤岸奔去。也有腿脚不太利索的,来不及躲避,弄得下半身湿透,在冰冷刺骨的海风中颤抖不已。特别令人心痛的是,刚刚堆垒起来的新堤坝那矮矮的基础,大潮过后,羣菜则是自寿。经济条件好一点的,如隔壁严灶14队,某日买来一只羊,十几个人一顿就吃得锅底朝天。

民工住宿的帐篷,竹木芦苇稻草结构,搭建在老海堤外侧堤岸边上,小潮水上不来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一场几十年不遇的东北狂风裹挟着特大怪潮,夜半时分突然袭来。劳累了一整天的我们正在酣睡之中,谁也没有发现。次日凌晨,有人惊呼:“不好了,我的鞋不见了!”原来,大潮水漫到了住处,靠门口的地铺地势低,潮水退去时,鞋子也随之而去。地势更为低洼的露天厨房,也惨遭浩劫,锅盖早已不知去向。大家四处搜寻,好不容易在很远的沙滩上找到……

春节越来越近,工程进度尚未达到预期。我们唐洪公社民工团的总领队、公社负责人曹主任临时召开民工大会,作发起“总攻”大动员。

“民工同志们!我们已经取得了工程前期伟大的胜利,你们辛苦了。”他顿了顿,再一次强调围垦工程的重要性,“大家好好干,将来我们一定要围垦到日本去!”最后,他开始发起心理攻势:“民工同志们!快要过年了,大家脚像红脚蜻蜓,赶快做,老婆儿女在家里瞷(盼,通东土语)你们呢。”

后来,曹主任的名言“红脚蜻蜓”“垦到日本去”,曾一度成为民工口中流行的时髦用语。经过40多天艰苦奋斗,一条长10多里,高度5米,底层宽度10米的拦海大堤终于屹立在南通县的东海岸。围垦而成的新区就是后来由移民建成的海丰公社,现如今通州湾示范区的核心地块。

“老瞿,车子来了。”我这才从海丰围垦的如烟往事中穿越回来。车窗外,昔日的盐田荒滩地上,如今马路纵横,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,园区人正用令人瞩目的“通州湾速度”,向世人展示现代港城的宏伟画卷。我心中默念:“通州湾示范区,我还会再来!”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